乙巳消長錄

七

2291.7
1737
v.8

編二

芸十八

乙巳消長錄卷之七

內編 二

執義郇溪宋 希奎

司諫蕈齋朴 光佑

掌令鄭 希登

持平金 磷

掌令三溪李 彥忱

副提學櫟庵閔 起文

副提學眉巖柳 希春

大司諫缾山金 鸞祥

東306135

歷神虎衛大將軍諱昌少府少監諱瑀尚書戶部諱仁滑叅知政事諱光輔樞密院事諱德修右承宣諱貞栢正憲大夫諱璟平章事諱綺監司諱構至開城尹諱吉昌封冶城君於公為五代祖高祖諱千祐判决事曾祖諱守謙鎮岑縣監祖諱紹司醞署直長考諱邦贊副司直妣檜山黃氏府院君崇之孫副司果珍之女有六男公在諸子序居第三諱布奎字天章生於弘治甲寅正德癸酉中司馬已卯登文科隸成均館歷學錄學正癸未丁考憂服闋陞典籍嘉靖戊子遷工曹佐郎為眷乞外補知玄風縣癸巳內授戶

禮兩曹正郎明年守興海郡秩滿遞授繕工監副正
俄除尚州牧使辛丑遭內艱服除授司宰監正出知
金海府歲一暮辭以疾乙巳擢拜司憲府掌令移宗
簿寺正尋拜司憲府執義言事遞職是冬授成均館
司藝丙午遷禮賓寺正中重試第二名陞通政階出
守大丘府丁未追論執義時事竄高山辛亥蒙 恩
放還優游田里自號俛溪散翁戊午寢疾卒于第春
秋周甲有五是年秋九月某日某辰葬于星州治北
遜谷負坤之原與夫人同塋從治命也公生而顖秀
不羣兒時承學於都杏亭衙朝而往夕而歸一日暮

忽聞枳林中呼公小字若相戲者就視之面大與蘿
齊眞鬼魅也公不爲動直前欲歐之其形漸消盡遂
徐行至家其自幼強勇類此稍長厲志力學不煩提
撕及遊太學聲稱籍甚與晦齋李先生彦迪結爲道
義之交其啟發成就之益蓋有所本矣考悌根於天
性生眷奠祭盡其誠敬前後咨皆守廬不歸家與二
兄三弟友愛甚篤凡先人貲產悉推與之羣從有貧
乏者輒傾儲賙恤施及宗黨無間親疎鄉人服其行義
事聞　命旌閭性儉素家無長物歷典五邑歸橐蕭
然吏民畏而愛之所至皆以善治聞平居儼然端坐

言笑温温樂易可親及至臨事決疑確然不可奪其宰玄風也有劇盜嘯聚琵琶山中刼掠行人人皆患之公設機捕斬其黨駭散一境晏然賴及傍近邑牧尚州時有一權臣金姓人住其境以疑獄見囑公明辨曲直不徇其請金大憾恨丁未壁書之禍竟中舍沙初大小尹之說盛行於朝野　仁廟昇遐　明廟冲年践阼政出　宣仁尹元衡李芑等謀除尹任之黨先以孺子不利之說動搖　慈殿然後密奉　慈旨誘脅臺諫以為一網打盡之計公以執義首知其謀言於同僚曰大臣誠有罪當加顯戮今聞內降

容旨此豈盛世事乎是日兩司會議于中學大司憲閔齊仁欲鉤致公附會其論公曰我則雖碎首糜骨有不從也因曰尹元衡以國舅主張國論不能引君於義乃反陰囑　國母戕害忠良今日必先去此人而後國是可定矣座中白仁傑李彦恥鄭希登柳希春金鸞祥朴光佑諸人同聲相應義氣奮發凜不可犯一時憸小之輩或匿壁而聽其言議或乘墉而覘其行跡欲盡除諸異議者仁傑赴　闕直斥齊仁承順　容旨之非由是忤　慈旨下廷尉公退歸私室與家人訣有言言官不可罪執義以下只罷職當是

時滿朝風靡逢迎　內旨金光準以利啗公曰惟我是從共保富貴無疑也齊仁怵之以威曰子何不識時義忘身觸忌也公終始一節不少沮撓自靖以俟命若公者眞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毅然大丈夫矣配淑夫人善山金氏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匡佐之女賢有法度事公無違奉舅姑以誠待妯娌以和一家化之先公七年而卒生二男一女男長曰鉉丙辰文科釋褐未久亦先公逝次曰銓夭女適士人崔應璧鉉娶郡守朴繼祖女有二男惟敬惟愼崔應璧有四男崦嶒嶸峋丁卯十

月因雷變廷臣請雪冤復官職其　啟辭曰為人純
倫學識高明又有忠孝大節斯言足以盡公之平生
矣謹叙次官閥行業以俟知言之君子前監司金就
文謹狀枳林至消盡名臣錄云松林中有一老嫗狀若戲謔公直前毆之其形漸消退而顧見惟面掛籬上而已○金姓人即光準詳見晦齋沙伐國傳及金光準傳○夫人金氏即久菴之妹

七歲讀小學有詩曰持身祇是孝而悌立志要當信與忠若使人人知此道即何亾國敗家有考司直公極其嗟異十歲讀孟子首章歎曰人而遺親後君則去禽獸無幾矣又讀論語顏子好學章歎曰本然之天初無彼此而聖愚之別何其遠也都先生衛聞而

歎曰此人造詣非余之所成就也 鄭溪年譜

與晦齋退溪松堂冲齋及眞樂堂金公就成久菴金公就文龍巖朴公雲有道義講磨之樂七峯金希參來受學 年譜

公形貌短小稟質孱弱元衡輩輕其爲人刼迫之公曰吾肉黥黥割取安以受之邪議不可從放黜之權機聞之擊節歎息曰不可以容貌取人 掛一錄

兩司宋希奎朴光佑等請辭不 允希奎曰元衡主張 密旨惑亂人聽當首劾此奸而今暮門將閉矣姑俟明日就職而論之可也白仁傑獨 啓文定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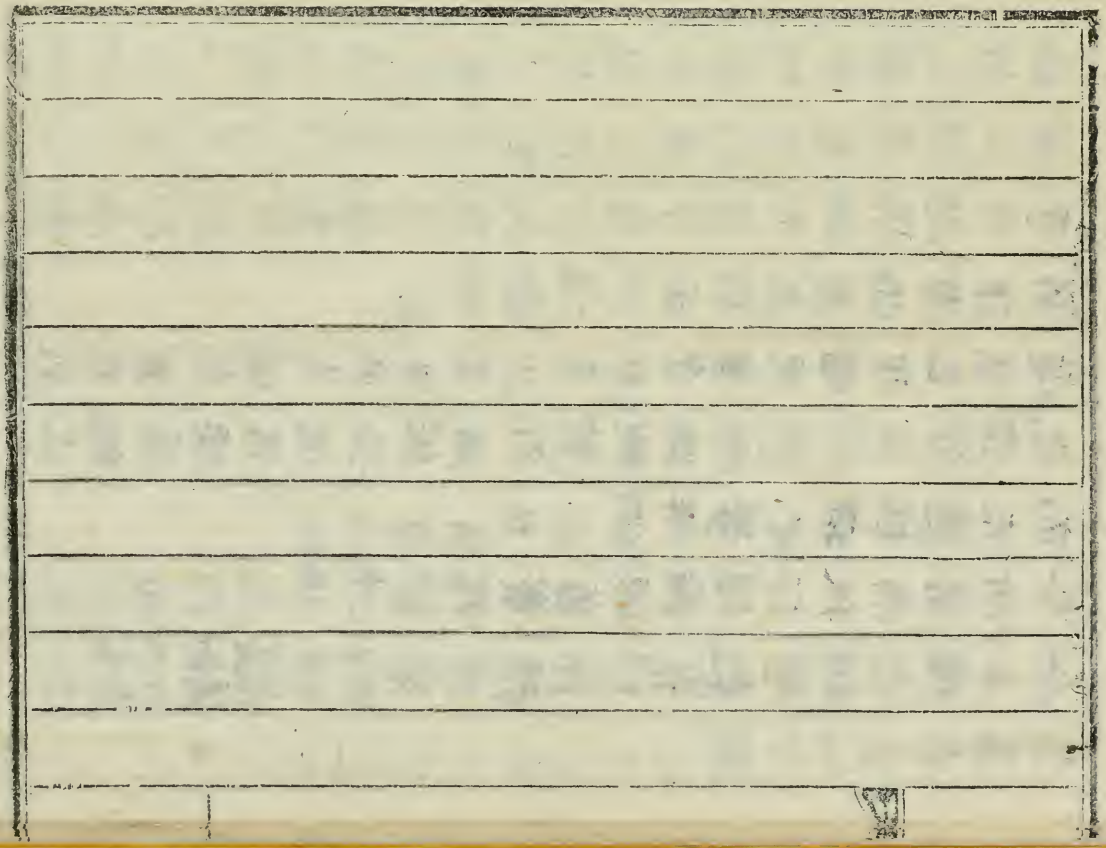
盡罷希奎以下職乙巳禍蹟○詳見乙巳

林百齡許磁分囑臺諫則執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等自劾而曰尹任等雖有可論者此非其時齊仁等亦引避曰希奎等所論切直 閔齊仁碑

眉巖柳希春遞職南歸先生餞于路左金光準踵至而言曰若早從吾言今日之事必不至如此之甚也其無恥如此先生毅然不荅 年譜

丁卯 宣祖即位後 十月大雷三公請雪舊寃 啓曰宋希奎爲人純儉學識高明又有忠孝大節云云因 命復先生爵秩 上同

給牒之時首相啓有温恭正直忠義大節八字典古要覽
賢士擇用單子以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為首又述
李彦迪宋麟壽林亨秀李天啓宋希奎實行而希奎
名下有忠孝大節云眉巖日記
英宗乙卯贈吏曹參判亨川谷祠鳳崗院曾孫光廷
光啓皆文科侄子師順號新淵從公受業博覽經史
而尤通性理之學年譜
公所著有狄仁傑論陳蕃竇武論本集
今上庚午加贈吏曹判書謚忠肅事君盡節曰忠
臨下有儀曰肅



朴光佑

朴光佑字國耳號蓽齋尚州人弘治乙卯生正德己卯生員嘉靖乙酉登第　明宗乙巳以司諫不奉密旨被鞫杖死年五十一名臣錄

尤菴撰墓表曰國朝贊士之禍莫慘於己卯謹按安氏錄云朴光佑字國耳禍作入　闕門被傷名臣錄公入闕庭號哭上命驅出公被傷流血　裂衣幅裹頭坐於政府外廊都中坊里約徒之欲上劄伸其寃求其文者簇立於前李參判潔金參知曾皆年妙善書使兩公把筆臨紙公左酬右應文詞涌出金李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十餘

道辭意懇切後登乙酉科常散官乙巳以司諫杖殞
丁未籍沒家産今　上庚午復官爵給財産又按家
狀公年二十五中己卯生貞輿兄光佐同取乙酉明
經科連斥為幕職丁母婺廬墓三年拜哭不避雨雪
乙巳為司諫士禍復起犯顏爭論下獄供辭有求仁
得仁又何怨尤語時十月五日也年五十一臨絶託
友人以三子使為學而勿入科場葬于坡州先塋丁
坐之原公尚州人其上世泝伐國主也高麗賛成事
侶封商山府院君自是世有達官　本朝吏曹判書
良生監察濡寺正貞地生貞璘是公高曾祖考也妣

張氏同知有誠女其先浙江人有舜龍東來受籍于
德水縣張氏德性純篤爲諸子等書室禁切閑出入
使諸子終有所成就也公配朴氏籍密陽其考義齡
也三男受容宜後朝廷授受以司圃署司圃不肯仕
容騎牛讀書遊都市中以自逸蓋遵遺意也三子皆
無子公伯氏孫長裕爲司圃後長裕亦無嗣嗣其後
者其兄景裕之子轅而有七男曰而文而煥而昌而
燁而章而彬而亮女壻鄭晉三也內外男女甚蕃其
顯者而煥女壻持平李伯麟容之外曾孫正卽姜汝
載及其子正言碩昌也宜側出定生殷生殷生二子

霖霙也今來請墓文者而煥及而文之男榥也安録所謂今上庚午卽　宣廟三年栗谷先生伸雪乙巳諸賢時也狀中所謂乙巳士禍　文定垂簾時也所謂丁未籍沒鄭彥慤壁書告變時也余竊惟公以高才美質蔑軔正路早爲靜菴先生所賞自期許甚不淺也始不幸而遭衮貞之禍再不幸而被衡芑朋磁之螫竟殞其身痛矣痛矣雖然前與靜菴諸賢同其流後與晦齋圭菴同其波芳名無止榮及後昆不可謂不遇爲善者可以勸矣時　崇禎強圉單閼坤之上澣德殷宋時烈述　尤菴集

妣張氏婦德敦厚閨門且嚴教眷四子一遵禮制搆成書室三間別造長桃大衆教以經傳晝夜同處又以一衣一冠客來則交着迎送以防浪遊諸子亦感教訓能惜寸陰學行漸進文章成就公尤以稚年喪越才華邈然寡儔其爲學專事性理之文程朱之書其時趙靜菴諸賢皆稱孟母之教復見云名臣錄家狀

己卯誣獄公約太學生申命仁等數十人守闕號哭上怒曰此舉古無有也公挺身對曰漢罪楊震太學生三千如是也命驅出之謚狀餘詳墓表

朴光佑爲人温雅踈亮自爲舉子才名籍甚且知向

方時以高傲目之及出身不喜詩律之習精研經書之學性復迂重不事干謁沉于外任者多年在江陵書謹獨二字于笏焚香對案案上惟四書三經及程朱之語而已學者多宗之 海東野言別集

公疾惡如讎故爲時輩所憚連斥爲嶺東南亞使有詩曰祇緣病兄無所樂每戀慈母有多憂又除綾城江陵等官其爲治專事興學敎尚禮讓家在京城而以慈氏在淸州故解職則恒居于木瓜洞伯氏家定省之餘友恭不懈藹然和氣隆洽母終祔葬于坡州梧里洞侍墓三載雖炎雨寒雪拜哭不徹服闋因居

墓下累徵不起確然有畢命松楸之志有山蔬野菜
隨時薦隣友鄉朋趁日來之詩 家狀
某與朴先生光佑討論及此國耳輒明快不知其後
朴果能致力於十分盡頭也 花潭集鬼神死生論
密旨之下也兩司會中學罷出之時司諫朴光佑掌
令鄭希登或向昭格署洞或藏義洞乃柳灌尹任所
居之洞也其時爲元衡耳目者布列街路指光佑希
登洩其言于灌任杖死其餘直還其家者只竄謫光
佑等亦非實往見灌任也偵伺之輩見其馬首所向
搆以成罪 東閣雜記○詳見乙巳獄

攻異謚狀云會于中學席罷直向柳灌家縱言無所
諱用是大忤權奸下獄栲掠一云直向柳灌李若海
郭珣家同坐談話被鞫闕庭名臣錄一云直向柳灌家
與李若海郭珣諸人同坐談話青野漫輯一云且以罷後
直向柳灌家推鞫云云乙巳傳聞錄
乙巳士禍復起公以司諫爭論下獄其供辭大槩云
杖大如股命盡今日求仁得仁又何怨尤配鳳山纔
出敦義門而卒名臣錄
臨絶有一友人就與之訣其人掩袂垂涕不忍相對
公獨怡然曰捨生取義俯仰無怍第門戶零替兄已

没哀吾三兒非君誰托識字憂患於吾可鑑然人而不學未免面墻望須我死之後撫我遺孤教以學業勿事科場也名臣録

仁宗乙巳春公莅江陵府時當大歉盡誠賑恤民賴安業莅臨之初鵂鳴衙園木瓜樹諺傳如此府倅亾人甚憂之俄而召還拜弘文校理又除司諫人反以鵂鳴爲吉其秋禍作江民至今思慕府中立碑江陵志

朴司諫光佑嘗代金正卿弘胤作擬別賦蓋玉堂月課也大提學容齋公置諸優等曰必非金某之作然若出東人之手則可喜恐在中朝集中也稗官雜記

所以浸漑本源培養正氣者深且厚矣是故一鼓而爲已卯之讜論再鼓而爲乙巳之完節前後所立粹然一出於正而不以死生禍福爲前郤計匪信道不惑之君子能若是乎 諡狀 徐有隣撰

鄭希登

鄭希登字元龍球之子東萊人正德丙寅生戊子司馬　中宗二十九年甲午登第歷正言修撰校理弼善掌令乙巳杖死 名臣錄

月沙撰墓碣銘幷序曰不佞屢經患故每觀古人遭時不幸未嘗不神驚骨寒掩卷而不忍見嗄咽而不欲終其說今年奉使西還延安府鄭公之經以其父命知公之命袖其王父掌令公狀若誌揗胷泣且言曰夫以吾王父之烈烈也而墓東南尚闕顯刻敢徵惠子一言以不朽吾王父吾父待此以瞑目噫愉壬

之戕害善類何代無之而未有慘於乙巳同時罹禍前後死若窴者甚多而公之事為最卓至今婦人孺子皆能誦義無窮凜凜恒有生氣豈待不俟陳言死語方可以不朽公也唯不俟願藉公以不朽顧不忍讀不忍書耳按狀鄭系出東萊贊成諱穆是其遠祖也高祖諱子順縣監曾祖潔文科牧使祖諱有義縣監考諱球號垂隱官卒宗簿僉正早登第以已卯士流歷敭華要建士禍作杜門稱病文墨自娛坐席不起者十有八年新婦禮見之日起行自如家人始知其非病娶司紙金仲文女生公於丙寅九月諱希登

字元龍中戊子司馬甲午文科選補槐院薦入內翰陞拜正言忤金安老左遷戶禮兵刑郎咸鏡都事廣興倉守司僕僉正安老黜公望始大蔚十餘年間歷修撰校理正言獻納持平弼善掌令乙巳杖死九月十三日也春秋四十葬抱川機池村坤向原先娶晉州柳氏生二女長適承旨尹耐次適士人尹仁洽繼娶禮安李氏生二男二女長曰訥武科長興府使季曰謹卽僉知公女長適萬戶柳義民次適奉事李庭友尹仁洽生三男三女男德純德渾德謙女適監役申磾次適學諭李瀟次適趙敏道長興娶尹莘致女

生二男之綏之徇僉知先娶德水李氏無子後娶晉州柳氏生一男一女男即延平伯文科嘉善女適修撰朴自凝萬戶生一男一女男昱女適都事李邦榮延安娶晉興尹姜紳女生一男二女幼公生有異質器宇宏豁操守剛方平居慷慨激勵常慕古人亶節偉行好面折不能藏人過非其人雖至貴倨視若凂以故人皆嚴重之凡有非輒相戒毋使鄭公知垂隱公聞而憂之曰嫉惡已甚亂也公雖承教服膺素性然不能隱公之喪室也安老求婿公曰寧終身不娶不可入其家有人力薦陳復昌公抗言這漢奸慝也

輒坐席而焚之李芑為贊成公主論劾之鄭順朋怫然怒遂與李謀甚之公不少沮尹元衡雖重公才望貽書要與同事挾重而誘且嗾公不發書慢罵之其伉直類此其為弼善　仁廟在東宮聞公律身以小學事親有至行日送退膳於家特賜御題大學衍義

一云或問大學

公引經傳義啓沃弘多恳顧日渥士論倚重時　東宮無嗣兩尹交軋反覆媒孽外搐易樹之說內以不利大君之言熒惑　慈聽讒搆日積中外憂懼公大言曰聖嗣臣民共戴兩　殿慈孝無間設或無嗣當封大君為世弟以鎮國疑此　宗社之福也

一時士類咸服公之論而未及建行　中廟仁廟相繼賓天羣兇蜂起禍將不測公獨屹然守正風誼堂堂以掌令病告纔出都憲會中學袖內旨將劾三大臣左右股慄莫敢言公正色曰論劾相臣國家大事豈可以內旨為也拂衣而出　慈殿震怒會議忠順堂三大臣被殺俄命鞫諸人於闕庭朴光祐與公同被栲發聲呻痛曰杖大於股何以堪之公顏色不變曰梓宮近不可使哀楚之聲聞每就訊不脫衰必向梓宮伏地芑張目曰若是則其有救乎連訊三次公猶不死流配龍川母夫人追及於路曰汝平生正直

自守以此獲罪何愧於心相持痛哭即日公卒有司籍産盡没于官家人無以掩歛哭於尸傍夜且半都中人士來會收合綿布三百餘匹以遺之曰聊以此助喪勿問我誰某葵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墓下各有贈賻不言姓名而去人心如此信乎公議之不待百年而定也嗚呼余觀士之當言路遇機穽一從違之間立階禍敗者何限然此則不過片時之忍耳當復昌芭安老元衡之張勢震主逞毒血人也一忤目無不立碎而公獨面斥之觸擊之至於焚其座擲其書然彼猶不敢遽下手於公彼之磨牙鼓吻欲

一甘心於公公豈不知而砥柱洪流扶植正論幾斃十年卒能從容取義死而靡悔又豈不難哉建　先王當宁天日大明既骨之奸兇誅削殆盡始命復公官録公子孫茲其可謂伸乎抑伸不伸於公何損益焉嗚呼痛哉銘曰嗟惟公得純剛之氣充乎行也確斃之色也毅事求是而不苟言必盡而無諱壁立危朝傲視權貴羣奸射影叢集如蝟十餘年獨抗兇焰庸詎知鐘鼎之榮鼓鼙之畏吾知是氣也塞乎天地為經為緯雖威武折之而不能屈陰翳蝕之而不能既生也無餒死亦何慰吾不悲公而生晚不及見公

公踐履篤實識見精博常以小學大學爲律身施措之方每日晨起必正襟端坐讀過一遍倉卒不輟日以爲度深有自得之樂恐人有知不事表襮全務韜晦惟辨奸嫉惡少無假貸以此爲憸人之忌乙巳錄公少知陳復昌之奸時具壽聃大許復昌材藝極力薦拔公大言折之曰他日誤國之奸不可使與時論陳之啣公有源於此而具亦非公之太不饒公嘗於玉堂一會發議曰近日臺侍全不擇人同席之僚先爲臺諫者必須論啓請推吏曹以塞冗雜路可也不

久副提學具壽聃爲大諫校理朴光祐爲獻納修撰金礎爲持平閱月踰時未有論効之事公授持平謝恩避嫌曰大諫具壽聃獻納朴光祐持平金礎曾在玉堂與臣論吏曹不擇臺諫之失專指陳復昌也及爲本職含默不言殊無臺諫之風臣不可與相容中廟震怒命招大臣曰臺諫之相攻擊殊非美事我欲罷鄭以塞攻擊之路可也大臣回啓具壽聃等大失言官之體鄭某骾擊不可爲罪處置兩司皆遞公獨出仕公嘗撤去陳復昌坐席焚之曰士君子不可坐奸人坐席聞者肅然上同

李芑爲二相公主論劾之仍往見鄭順朋林百齡先在順朋座使入幕待公于外問公從何所來曰自臺廳來順朋佯若不知曰今日有何啓公曰劾論李賛成順朋作色曰誰人主此妄論乎公曰我實主張順朋怫然百齡直往芑家言之芑極憤嫉 休窩雜纂

公爲弼善啓沃弘多 仁廟在東宮深器之特賜御筆題目或問大學一件日賜退膳於家使之眷親 乙巳錄

時大小尹聲勢爭軋大爲朝家之憂公倡言於朝曰近者 朝著之不靖初因成子澤交搆兩尹馴成讎

隙實非私鬬有關家國必先劾交亂之罪然後兩尹所爭分公私斜劾可也一時有識之人皆以公言爲正上同

一日　慈殿以寡妻弱子難保之說多下未安之教仁廟多用心慮漸成不豫朝野惶惧罔知所處公以爲封世弟之舉上以洩釋　慈殿之疑下以鎭定讒言之撓宜汲汲請行朝議從公未及啓而　仁廟禮陟上同　詳見原編

尹元衡嘗服公　明廟嗣服之初欲與同事作秘簡授崔彦浩袖傳于公使致尹彦平通書慇懃之意公

拒而不受曰彦平通書不過欲我同事寧爲直死不爲曲生元衡聞而大憾恨休窩雜纂

中學一會大憲閔齊仁袖出密旨將劾去三大臣左右失色公正色言曰大臣去就朝家重事豈可以內旨爲也與司諫朴光佑主張罷出是日羣奸各使子弟變着常服瞷覘臺諫去處公自會往見堂叔鄭源順朋子磧望見公向昭格洞謂往柳灌家奔告其父已而士禍大作順朋芑復昌元衡挾宿憾交搆陷害無所不至上同

鞫問李德應曰汝於中學一會日自昭格洞出來路

逢臺諫爲誰德應曰掌令鄭希登值於洞口呵喝避路云即以公爲出於賊招捧　傳旨拿鞫公公就訊殊從容不脫衰服向殯殿伏地受刑出入之時終始不變李芭反以此益憤怒嫉視曰汝不脫衰服向梓宮伏地有何減杖之救耶凡推鞫每次啓請而及公則連刑二次栲極酷朴光佑同被栲訊絶而復甦謂公曰大妃臨鞫不欲出聲而未忍痛楚不覺聲出訊杖視股加大而公獨何人了無一聲公曰非能忍杖第以梓宮在近窈恐聲及於內忍之矣朴公歎曰吾意不及於此下公遠矣獄卒聞之皆泣下時掌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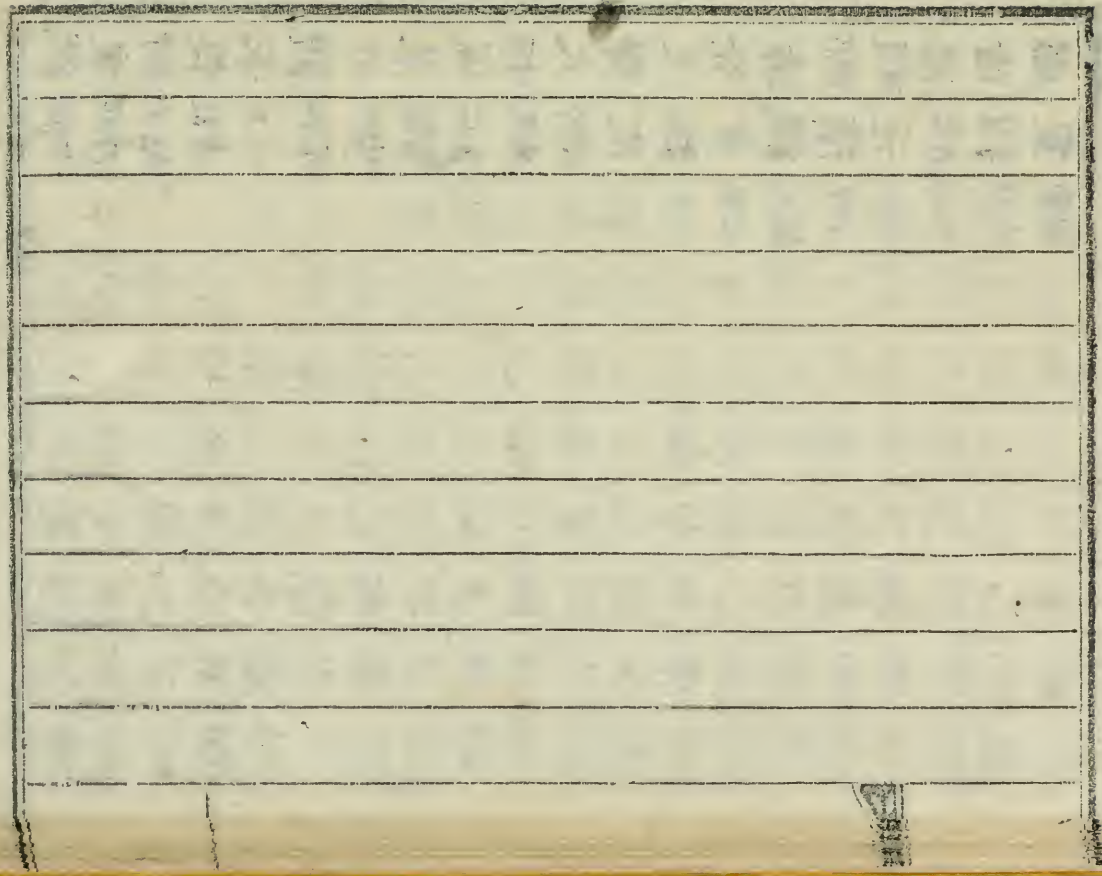
署奴成番同公被鞫服公義乃曰幸與鄭掌令同庭受刑雖死爲榮李德應乞梨不許叱之曰誣招出口闔門屠戮至使士類一網打盡皆由汝誣也以梨數枚戚棣令獄卒獻公曰臨死不變景仰義烈敢以獻以下賤其心服起敬如此上同

公受刑三次流配龍川發行日乖隱公追及路上曰汝自少有正直之行獲罪何愧今當永訣余實無言道路聞者莫不流涕是夕卒乙巳九月十三日也後具壽聃被禍臨死歎曰吾不知復昌之奸至此將何面目見元龍於地下乎上同

公器局宏達風流浩蕩砥柱橫流隻手扶顛外示軒豁內實剛明論大事決大疑磊磊落落儼然有不可奪之節陳復昌之奸邪誤國先知排擊者公之直也尹元老之陰慝媒孽深憂力排者公之忠也成子澤之交亂朝著直截論斥者公之正也尹元衡之擅再威福終絕不阿者公之義也倡先發議請封世弟爲他日社稷之計者乃憂國先見之智也　梓宮咫尺哀楚之聲不忍內聞者公之誠也乙巳錄

宣廟朝　命復官錄用子孫後贈吏判　正宗戊申謚毅愍　燃藜述

密旨之後鄭希登直聲大振風采可觀未幾對重試策擢壯元清議多短之野史之流○按此說大誤鄭公以乙巳杖死何得赴丙午重試耶恐後人致疑故附此以辨之



金礎

金礎字學光世弼十清軒之子　中宗三十四年嘉靖己亥登第歷吏郎持平　明宗乙巳削爵被竄丙午賜死　宣祖庚午復官還給籍産名臣錄

公年二十七擢別試即選南床以博士直陞吏曹佐郎乙巳獄起酷訊三次竄安東旋移三水翌年丙午賜死孥籍年三十五三司小官之賜死自古所無云

十清集附錄

乙巳密旨之下大憲以下會于中學長官發論曰今之二三大臣爲慈殿所疑有密旨若不先發其端

深恐貽禍國家持平金儲曰忠賢煎肉其基於此又踵袁貞所為乎座中皆憤然不從而散紀年通攷

兩司齊會將議啓或有言尹任固有其罪儲大言折之論議不一各自散去幽憤録

赴謫時母夫人出送東門外抱持痛哭公既辭上馬夫人隨後號哭不已以此幾終日不成行最末奮衣痛哭而去殆同絶裾云蓋自分必死故也所上仲氏叅奉礪訣語亦以永訣為辭當時火色可想訣語曰丙午八月初十日舍弟遠與家兄別西南千里兩無因死生後事宜有托成人廿有二年來既無男女身

孑孑家兄四子皆可人第二既長計當决但以遷延尚未定又有一念待後日同婿成公有子女兩家相合尤有益成之長女生已亥兄亂第三年相若幸得成婚爲一家乃定繼後依禮法夫妻所托俱可恃死生庶免爲窮獨萬一子女或不幸兩家情志或乖剌不遂吾計尤罔極若此罔極復何言當以第二爲我續臨分情緒非亂投此志已定非今日見我死生長與短用此一律爲面目行忙不得告諸般文不成章信。禿筆行人弟礎 燃藜述

傳旨金礎段賊任至親與其子興義交親同處多受

綦眷之恩任之兒謀無不與知當　仁宗病革之時危疑之際以臺諫至送禁亂吏于闕內使執　慈殿問安婢子其情極為兇憸又兩司會議于中學之時極口尹任無罪力排公論欲護賊任之事人皆知之至今憤鬱罪關　宗社無異於羅湜輩皆賜死籍沒

公賜死命下母夫人持先生已卯獄中血衣痛哭曰汝父之禍猶賴上有　聖君幸而得生今則　主上年僅十餘奸臣必欲殺汝汝安得免死　燃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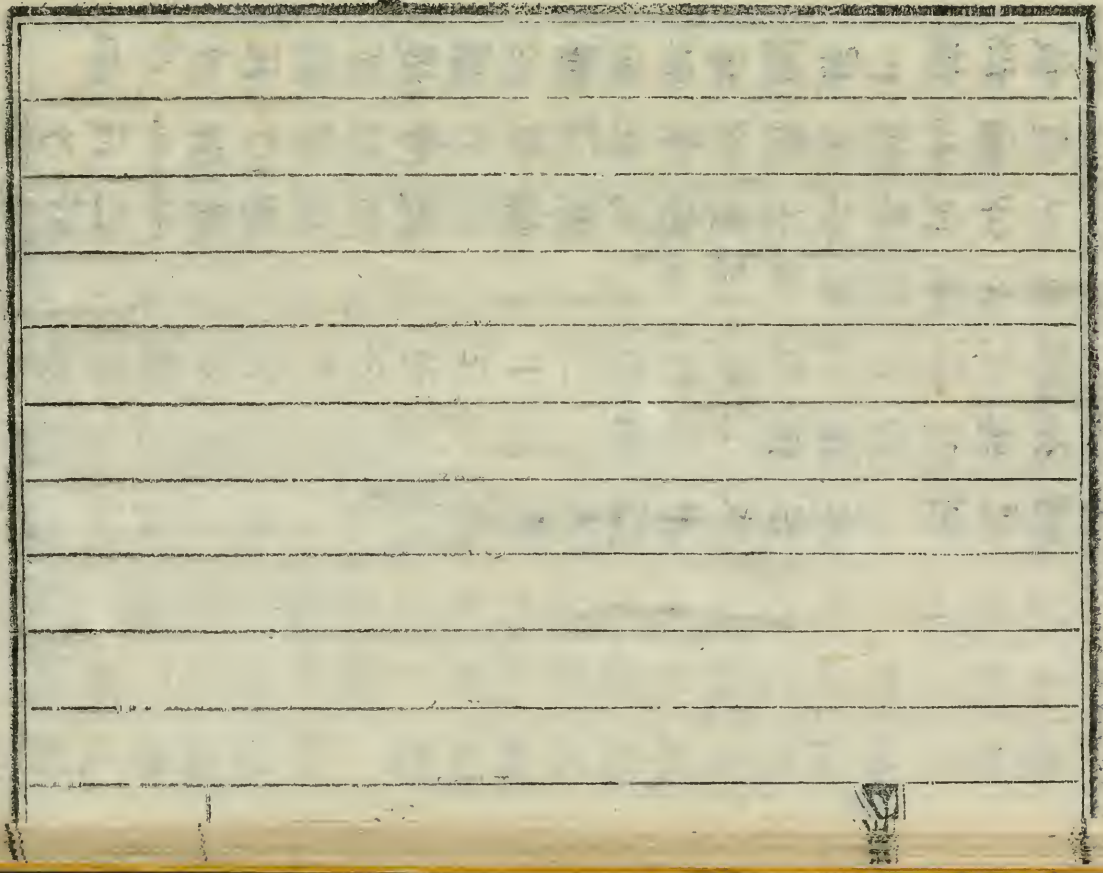
初公夜半往柳仁淑家談話間有平凉子數人窺之

故禍謫以罪關宗社無異杪羅湜輩賜死幽憤錄

宣廟初復官爵與寃死諸臣幷命錄用子孫公無子以仲氏弟二子重慶爲嗣除典設別提謝恩而已終身不就科宦 燃藜述

礎之妾當初散髮將過三十年至今素食不梳髮如初褒其節卓異乙巳錄

贈吏判 正宗戊申諡忠愍 燃藜述



李彥帀

李彥帀字仲孚延安人丁酉科乙巳掌令中學一會與白仁傑等堅執不從及禍作罷職丁未謫舒川憂遭卒　宣祖庚午三公啓李彥帀學行純正有忠義大節職牒還給 幽憤錄罷職後補外淳昌

彥帀妻安氏有節行傳子至男烝奉有孝行及其妻鄭氏源女並旌閭孫基稷至孝不勝喪卒基禹累徵不起世所稱蓮峰是也孫女未笄丁外艱啜粥三年而死曾孫惇吾倉守江都之敗守節死其妻金氏亦自決惇敘在江都遇賊以為義不辱溺海死一門之內

孝子烈婦忠臣節士四世八人亦前古之所未有者也詳見眉叟記言李至男墓銘又見後集

閔起文

閔起文字叔道號櫟菴驪興人正德辛未生嘉靖庚寅司馬　中宗三十五年庚子登第薦入史局歷弘文正字修撰校理乙巳以持平坐罷癸開城都事丁未謫林川辛亥放還乙丑起廢拜檢詳舍人輔德應教典翰直提學副提學承旨大司諫大司成官至黃海道觀察使甲戌卒年六十四名臣錄

清陰撰墓碣曰在昔我　中明二廟之際奸臣盜秉管劖士林清名亶節之士於是迺顯若櫟菴閔公尤其履艱能貞矚然無滓者也公諱起文字叔道姓閔

氏櫟菴號也驪興人高麗平章令謨之後連世有人累公累卿迄為鉅族祖諱師蹇忠清道觀察使考諱愼承政院右副承旨妣奉化鄭氏社稷令叔濈之女領議政文洞之孫以正德辛未十二月生公蚤孤母夫人教誨有方自幼穎敏孝謹學業日就弱冠中司馬聲譽藹蔚所交遊皆一時勝彦有陳宇者與公齊名相與為居業奸臣金安老擅行威福世方趨羶聞公一隊人見有名稱欲令出其門下遣其子請交公及諸友不肯引接宇嘗指斥顯言其惡安老啣之次骨必欲得而甘心嗾其黨論以誚訕文致若治逆者

鞫於　殿庭宇慷慨對簿已嘗言安老罪惡不預諸
人事遂置宇極刑餘并流竄公配鴻山三年丁酉安
老誅死放還庚子登文科選補槐院即薦入史館為
翰林尋拜弘文館正字陞著作移　世子侍講院說
書還玉堂為博士陞副修撰自是歷敭臺省兵曹則
佐郎春坊則司書文學玉堂則修撰校理師儒則直
講諫院則正言者三獻納者再憲府則持平者二東
銓則屢薦未除士論以為歉　中宗　仁宗連歲上
賓　明宗初卽位　大妃垂簾聽政　妃弟尹元衡
素與　仁廟舅尹任相仇嫉至是憑藉宮掖乘時逞

憾結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等謀起大獄首殺任
及兩大臣士類不附已者指為黨逆為網打計無得
脫者初元衡托稱密旨誘脅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
金光準會諸臺諫議罪尹任諸臺諫皆不從至欲反
劾之奸黨大懼陰啓　大妃掖　幼主夜開忠順堂
召芑等議告加箝制將獻納白仁傑下獄盡罷諸臺
諫公亦以持平與焉亾何左調開城都事明年為兵
曹佐郎屢容於朝丁未壁書獄起名官聞士悉被竄
逐公謫林川辛亥遇赦放還閭門靜居不事交接時
元衡勢益熾呼吸霜露有顯寮來嘗公瑞原惜君久

屈意欲收用盡往見之公示默其人再三勸之終不對瑞原則元衡勳封也聞者爽然乙丑　朝廷改垂簾政賜環清流起公為師儒於是公之居謫已二十年士林聞公來無不懽忻相慶冀其大用有戚里新貴人陽浮慕之假手談迫欲要公為客使習於公者通慤慤公不一往出為延安府使久之拜檢詳舍人歷弼善應教輔德典翰陞直提學　特授副提學移同副承旨序陞左副移大司諫大司成會吳健奉使湖南乘傳越彊言路糾劾健多要路跡驟得時譽疑公主其論頗恨之右健者從而齮之久擯散地甲戌

復入銀臺還左副移禮刑兩曹參議拜黃海道觀察使尋以左承旨　徵還九月三十日至開城病卒壽六十四夫人慶州崔氏新羅文昌侯致遠後成均生員瀚之女先公殁葬于衿川白巖里公之先兆內至是穿其墓而合封焉公天資端雅持論勁直少負重名士友間論正人端士宜居諫諍論思之地者必推公為先不幸當權奸用事之日荐遭坎窞桎梏桁楊湖潭瘴厲之味靡所不更而松栢之操桂薑之性百折不挫終始為公之屈伸識者以公位不滿望壽不滿德用不究材為千古恨公有三丈夫子長沍　贈

左承旨次洎別坐次溶生員庶出四人男澈洛漼
女郡守韓守愼妾泣娶宗室恭人副守琯女生一男
二女有孚文科仕元戶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女適
金纘祖壽職通政次適愼汝賢忠義衛有孚生四男
曰聖後蚤死無後曰聖徒曰聖徽文科歷任名藩方
居八座以才譽稱朝廷曰聖復縣監洎娶縣令高千
齡女生三男二女有定有義有信進士女適高敬信
申見龍進士妾子一人有末有定無子以弟之子聖
興爲子有義一男聖中有信二男聖興聖傳溶娶宗
室永川君眉壽女生一男有慶文科由侍從官至敦

寧府都正生二男聖清聖任察訪澈一男有賢武科
通政洛一男有善漼二男有成進士有章諸孫曾玄
及壻多不可盡錄別有記公歿後七十餘年桓楹之
刻闕焉曾孫今大司寇聖徵慨然謀所以不朽者問
銘於余余生後故老長者無在家乘逸於寇公之言
行可傳於後者未免鹵莽矧八十棄筆研哉固辭不
獲犒叙其表著者而係之辭辭曰驪江之水清且漣
兮我公之操如其清如其直馬巖之石峙于江之干
兮公之節樹孤砥於揚瀾山川之氣鍾於人傑兮為
國家之星輿日七十有四載兮建隆嵎吁乎公名兮

乙巳公為持平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承權奸風旨倡會中學稱密旨將論尹任公與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李彦恍持平金磏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同辭奮然曰已卯之禍言之慘矣尚復忍踵袭貞為耶竟不從而罷於是鄭順朋等夜聚于光化門外詰朝詣政院上變有忠順堂引見之舉命竄尹任罷柳仁淑遞柳灌公暨宋希奎諸公以為當主少國疑之時因宵人扇動之浮言罪大臣而禍士林决不可為引避至再三人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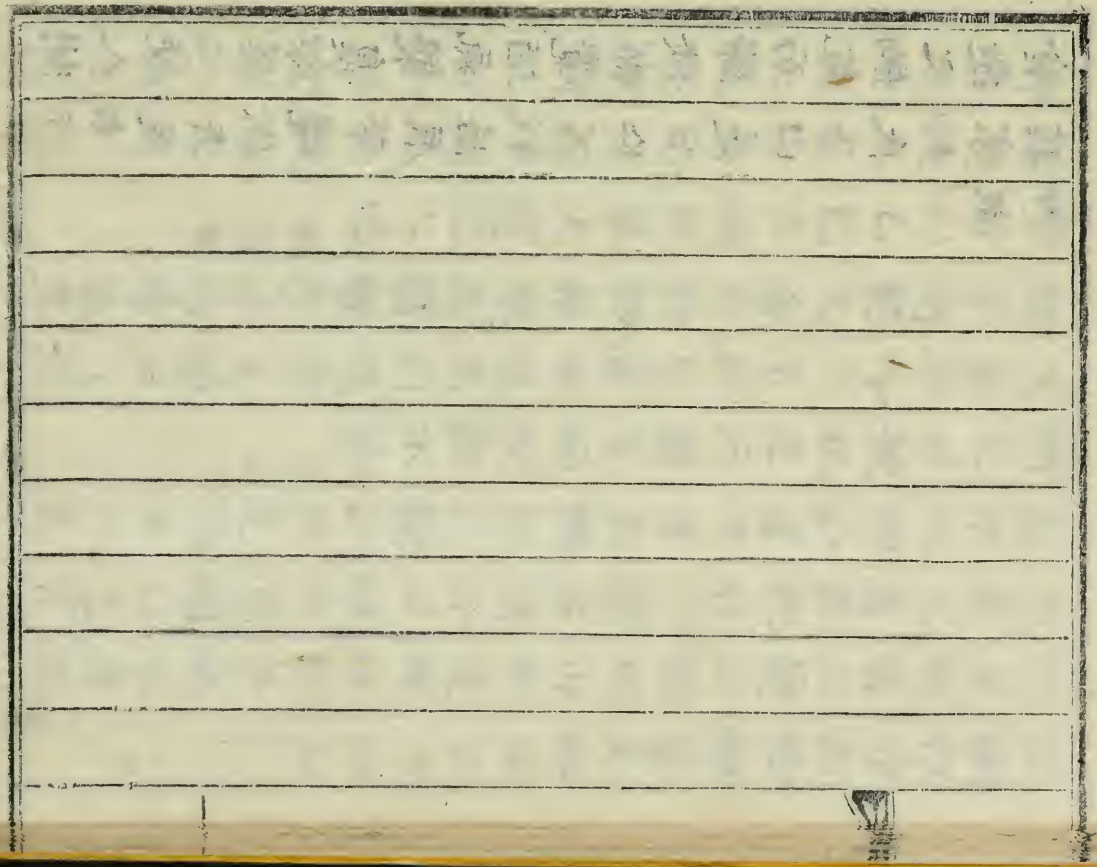
大禍作公出松都蓋坐此也白軒撰碣

丁未壁書之變公謫林川辛亥順懷世子誕生遇赦而還久處散地有一顯者謂公曰瑞原常稱乙巳罪籍中人如公輩不可不甄録因勸公往見瑞原即元衡之君號也凡三發言而公終不答上全

戊辰五月二十五日盧守愼為副提學金彎祥為直提學閔趕文為典翰柳希春為應教李湛為應教東壁皆以乙巳士禍流落生還之人也幽憤録

閔趕文為承旨時聞曉鍾詣闕馬上假寐忽遇亡友柳景深於路上叙寒暄問其所如曰吾家子弟具酒

倉邀之餉訖而歸倏然覺酒氣襲鼻深異之使人問其家柳氏子曰是日亡父親忌辰祭纔撤去矣於于野談



柳希春

柳希春字仁仲號眉巖海南人正德甲戌生　中宗三十三年戊戌登第賜暇湖堂歷春坊玉堂乙巳以正言罷職丁未加罪初配濟州旋移鍾城乙丑量移恩津　宣祖朝放還拜大司成副提學階至資憲丁丑卒年六十四特贈贊成　名臣錄

眉巖崔錦南溥之外孫也與兄成春皆有聞於世成春官至獻納早卒　上全　識小錄

公天資英邁穎悟絶人始受書一過目輒不忘就正崔山斗新齋一意為已時金文敬公安國方以開導

後進自任公納拜請益文敬敬之不以學者待之名
臣錄行狀

仁廟在東宮時公為說書講大學衍義至齊桓公景公之事公進曰桓公初則可謂盛矣而溺愛鄭姬越次立孝公是盛而有禍亂之漸景公國勢可謂衰矣而從諸大夫之言擇長且賢者而為嗣則是衰而有將興之漸天地之氣亦然方夏之淵其下如氷方冬之泉其中如湯明主當治而防陰邪之潛長當亂而養陽德之方微　仁廟欣然曰予曾閱聖理羣書以為異於雜書也今聞勸勉甚美敢不從事於斯文學

李公奮出而喜謂公曰　東宮好學之誠得君言右進宗社之慶也　五峯李好閔撰行狀

乙巳為修撰時　明廟新承大統公惓惓於致君議諸同僚草時務十策獻于　大殿及　慈殿　上同為正言是時尹元衡謀害尹任降密旨于閔齊仁等使之啓啓齊仁等會于中學以為若不先啓或恐貽禍國家柳希春金鸞祥等聲色俱厲齊仁誘劫終日竟不從　朝野僉載

初林百齡於崔夫人再從弟而又與公同縣聞公授言職喜甚先一會數日以簡招公坐中堂屏人語以

密旨曰　中宗嘗欲易世子二柳等陰沮之到今多有不自安之跡當擧正其罪且言　上意嚴切若此君獨不為老親計乎公聞言勃然變色不交一辭而起百齡氣索送公至門內再三屬耳戒無泄其言公亦不應百齡大恨之公寓舍亦與光準之居相比光準密語公曰宮中驚疑三人久矣為臺諫者不可不奉承其意公盛氣責之曰　仁廟在殯肉未及寒今若起大獄戕殺勳舊則非惟大傷國體其於嗣君之德得無累乎光準曰此乃　慈殿所為與　主上不相關於君德何累之有蓋公以孤身宦京師惟知徇

身為國不以死生榮辱變其所守其與百齡光準語
也不少降以自貶危言正色直發肺腑而剖擊之是
後羣憾必欲置死地移配鍾城 名臣錄 行狀
自濟州遷于北也入大洋風濤猝起同行三船旋敗
沒舟中人失聲痛哭公容色自若取紙筆有家書處
後事且語從者曰船雖覆幸有一人脫者可以此達
於吾親死生命也奚恨俄而風止僅得免後見書字
畫謹好財處纖悉皆以為不可及 上全
公與河西金麟厚同門友麟厚以生員在泮中病癘
將革人不敢顧見公為學諭惜其人舁置其寓舍晝

夜救視卒得更甦河西感之及眉巖竄鍾城有一子駸甚河西將贅之一家共以為不可不聽而卒諧其婦人兩多之 國彙

公在謫中官吏承望權奸風旨窘辱百端盤飧屢空而公無戚微見於顏面但閉門默坐日取前所讀書而讀之大肆力於學循習溫眷有以自樂慕橫渠妙契疾書偶有所得中夜必起取燭筆之久之著書成秩凡措辭斷事一以朱子為準 名臣錄 行狀

柳眉巖謫鍾城者十九年窮居喫苦讀罷萬卷吉州以北從學者甚衆北方之人至今稱之為柳正言蓋

以正言來謫故也其夫人亦能文章獨行萬里從眉巖于鍾城路過磨天嶺題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

名臣錄　浩溪記聞

戊午二月崔夫人下世公設倚廬於遷所朝夕奠獻事畢必南望殞絶準聞訃之日以終其喪焉名臣錄

公儀容清癯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迫其當大事衆方睢盱辟易而公奮不顧身確然不撓其自守之固賁育有不能奪者中學之會鬼蜮潛形事機未彰而公獨深憂之歷引往古憸邪之跡逆論當世

清流之禍曰茲事之應後必如是敷露奸狀無所隱情故公得禍最酷焉戊申春黃憲欲追録功券羣小又造爲丁盧柳金之目必欲殺之其免於大禍者天也庚鍾城十九年忍苦寒餓一毫不以干於人以名編罪籍絶不出入乙巳諸人閉時滋深或有變節者而公久幽之操終不易也在恩津時李一齋上殿回便道過之講論盡日歎曰君非復昔日仁仲名臣録行狀

宣廟初服名拜大司成名臣録行狀

柳眉巖博通經籍傍及子史嘗於經席有性理大全

誦過半張而不錯後余以特進入侍　聖教如此名臣錄　月汀漫筆

完伯眉巖儘英才間氣但似未凝重不能擺脫俗累未知實化為如何也名臣錄　松江日記

希春博覽強記性且温和　上甚重之侍經濟之才謇諤之節每於經席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識者短之雖退家居　上眷不衰命加資憲階經筵日記

上命經書口訣及諺釋紛紜命公詳定名臣錄

始公方鬻用遭罹大患暨　聖明收召公之年已五十有五　上雅聞公名悉意傾鬻初奉旨編國朝儒

先録校朱子大全語類進于　上又小學近思録四子稽考衆說參以己意凡可以發明羽翼者一一纂入爲六書附註二卷歷代名賢奏議撮爲一篇曰獻芹録用朱子意也亦以上聞　上覽之嘉歎又承命撰定經書釋疏盡心編輯大學一篇始奏御而公棄世論語纔脫藁餘未及終篇 名臣録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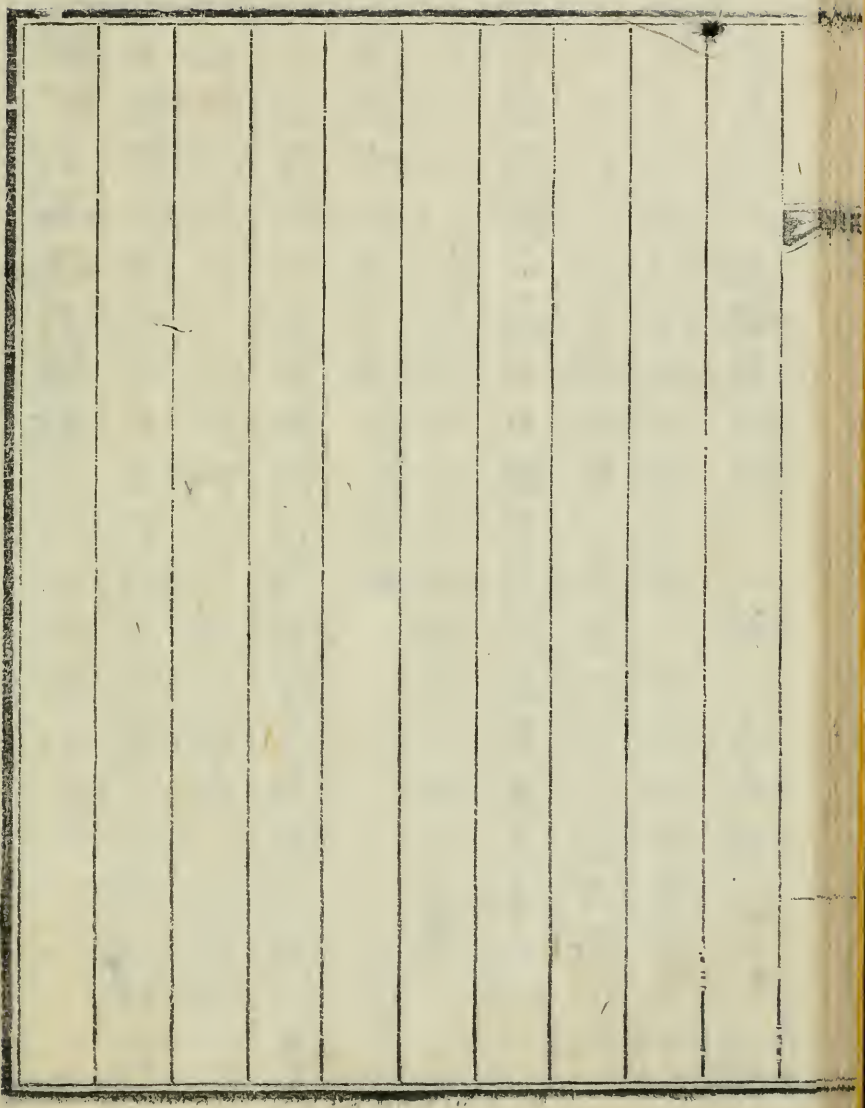
性甚迂踈不能治家事衣冠巾襪垢膩破壞不知其所居處一几展書之外雖蕪穢塵埃亦不灑掃其對人談俗務若侗闇無識者至談及格致誠正身心治道達見該識出人意表 識小録

余二兄少日受學於眉巖眉巖達見該識出人意表夫如是故在於講席能動人主聽俾行所學以助聖德先王初年之政清明可稱者亦莫非公善導之力

丁丑弘文館副提學柳希春卒希春世居海南縣孤蹤奮起以文學顯當乙巳士禍之時配鍾城二十年而量移逾年而　上卽位蒙赦復用其在謫也覃思著述夜以繼日蹇俗小識字者因希春教誨士多學文自此始及還朝久侍經筵至誠啓沃　上悅其精博動輒詢問所對必援據古昔無不皆然　上稱其

奇年老乞退辭章懇懇　上輒加眷留賜賚優洽退歸之後復除副提學辭不許至是特進階資憲復下旨曰念卿久勞惟幄特陞資憲卿不可不來謝也矧今春服既成風和日暄行程甚穩宜速上來以副予意希春得旨感懼欲謝恩而退既至病作遂卒　上驚悼命贈左贊成　國朝寶鑑

公聰捷絶人於書無所不讀在謫中著續蒙求四卷皆誦而成之　宣廟將大用而公遽卒　上甚悼之追贈贊成官其子許筏許鈐少受學於公鈐於經筵請諡　上只令贈贊成而不許諡　燃藜述



金鸞祥

金鸞祥字季應號鉼山清道人　中宗三十二年丁酉登第　明宗乙巳以正言立異於中學一會坐罷丁未壁書之禍安置南海丁卯移配丹陽後放還宣廟朝復用官至大司諫 名臣錄

金叅奉鳳祥與弟龜祥鸞祥友愛篤至嘗告于母曰吾家既無姊妹兄弟三人赤心相孚其於同居有何難乎母金氏喜而勉之於是相約爲同堂共爨日用百需莫不與之均一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私焉 東閣雜記

中學之會閔齊仁金光準持密旨發同僚將論三大臣置大逆公初不知一會之意及聞此言抗論不從聲色俱厲竟與同刑幷罷幽憤錄

金鸞祥嘗以正言在家大司憲閔齊仁在洞內年紀絶高而譖類誅殺之後自知爲年少清論所不與常不安於心一日赴任歷入公家先投名啣俄有一少婢特而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內閔大懟恚即還家歎曰我爲人所挽不忍一朝之死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尚誰咎哉寄齋雜記○坐罷後似復拜正言○按年譜無復拜之文

戊申春黃憲等欲追錄功券造爲丁盧柳金之目必

欲殺之其免於大禍者天也 行狀

宣祖丁卯大臣李浚慶等啓金鸞祥學行純備可備講官必能有補聖學 眉巖日記 庚午因承旨奇大升啓特拜執義未幾陞堂上 經筵日記

朴漸拜正言李相浚慶謂大司諫金鸞祥曰朴漸不可居清要鸞祥亦聞漸多過失欲與同僚論劾同僚驚拒之鸞祥曰我為長官不能取信於人當自劾乃詣闕啓曰朴漸浮賤好議論為儒生時非議政事交結朝士此人不合居清要故欲與同僚劾奏而同僚不聽是臣無狀不見信於僚屬也請遞臣職 上不

五月非是十二月也本孫云

允而臺官以鸞祥爲非劾適之漸不自安辭疾不拜

石潭日記

鸞祥既適士類多尤其謬啓鸞祥曰我二十年竄謫今蒙聖恩一身尚不自惜況恤其他只恐朴漸以虛名誤事故奮不顧身而劾之且非獨我意有識者亦言漸不可用我之此舉只爲國家耳鸞祥未久以疾卒或以爲見忤於士林鬱鬱增疾云上同

庚午五月護軍金鸞祥卒驚悼囚涯何正人之凋零至是耶季應無傳家之子尤爲痛悼眉巖日記

公初號梅陽後改缾山丙午公退居榮川缾山因以爲號今屬順興府○年譜

墓碣銘曰粤昔我　明廟乙巳　文定后垂簾肺腑
臣尹元衡素與尹任有隙欲乘時逞憾并柳灌柳仁
淑構以大逆而將殺之于時抗論立異而或誅或竄
者皆一代名賢而鉼山先生金公為其一焉及　宣
廟卽祚用東皐李相國浚慶言皆特宥之死者　贈
官生者起遷而金公又居其一焉蓋公之謫南海至
是凡十九年矣而以學行純備可稗　經筵為東皐
薦不數年位至大司諫則又論斥正言朴漸虛名無
實誤國易前後樹立皆昭載國乘野史顧墓道無顯
刻先生後孫萬直以訥隱李公先庭所為狀示宗魯

屬一言謹按狀而序之如左先生諱鸞祥字季應金
氏出新羅其貫清道自高麗英憲公之伐始其後代
有絓組歷鰲山君漢貴四世有胡剛公諱漸仕我
朝官至左參贊是為公高祖曾祖諱裕孫贈嘉善
行牧使祖諱靈雨僉樞考諱俔習讀妣安東全氏生
員允序女以正德丁卯五月日生公幼失怙學于伯
氏叅奉鳳祥二十二中國子三十一擢明經第越四
年除侍講院司書又三年以正言當乙巳變先是元
衡黨許磁招白公仁傑林百齡招柳公希春閔齊仁
招先生皆絶不往至是齊仁為都憲與諫長金光準

會合司于中學脅令論三臣先生謂方今　主少國
艱不可以奸細言劾大臣與同僚若宋公希奎鄭公
希登李公彥忱金公礎閔公起文朴公光佑及白公
柳公并持不可聲色俱厲齊仁懇乞不得而去而已
諸公皆坐罷而三臣竟被誣死越三年以良才驛壁
書出加罪諸名賢公之謫南海者此也　文定薨始
量移丹陽東皐既薦公奇高峯大升又啓以汲汲收
用擢以不次之意其自執義歷戶議大司成工吏議
至大司諫者此也而當是時元惡既去羣賢相繼登
庸朝野相慶謂至治可興而竟未焉嗚呼豈非天哉

方先生之斥朴漸也人或尤之公曰我竄逐數十年
即蒙收録寧令　朝家用匪人以負國恩乎蓋是年
即隆慶庚午而其十二月日先生卒壽六十四從遺
命葬于喬桐大牛洞父母塋下丁坐原先生伯氏從
金冲庵諸先輩遊以所學教先生先生之舉國子也
又與艱陶李先生同榜而中歲艱居錦山多講劘遊
從之樂晚又與之同朝往復書殆筍束焉則其學行
之純備於此亦可想性至孝事母夫人養志體護疾
患靡不用極竭力躬採藥手釀酒以期見效人感其
孝雖唐材稀貴物助所須無難也篤友兄弟義不分

異約與同堂共爨日用百需皆聽於伯氏家人不敢專一物及伯氏歿又述其蹟請銘於李先生使不泯焉夫其有本既如是則其樹立之卓烏得不乃爾乎至　先朝丙午亭梧山院配奉化琴氏已卯薦人進士元貞女無子以伯氏子虎變爲后啓功郎子孝先然奉子潛生員皆繼嗣也銘曰有氣兩間純剛且正乙巳羣賢均稟爲性時丁　亟簫肺壬逆臆誣彼三臣將禍于國秉直抗言亦有先生竟觸竟鋒遠流南瀛北載風霜氣節猶勁還　朝斥奸義色崇形推厥本源學純行備冲庵餘緒陶門交誼孝友之篤尤後

人式晩被連茹寔由推轂笙鏞　聖治衆方拭眸公
遽不留天道難吁惟桐之原有幽其宮海波瀰瀰名
與無窮　愚山鄭宗魯撰。鄭公號立齋
正宗丙午享榮川郡梧山里社後陞為書院　純宗
戊子　贈吏曹參判　年譜

安名世

安名世字景應順興人甲辰文科戊申凌遲　宣廟庚午還給職牒籍物玉堂上劄訟寃請贈職不許子千之百之皆蔭補官　燃藜述

戊申二月李芑等啓弘文博士安名世曾爲史官褒揚柳灌柳仁淑尹任等陰護逆賊兇逆之招亦多漏落反以朝廷爲非云云時擬武定寶鑑大臣啓請出看史草名世書芑惡頗極其實芑大怒聲罪黨逆置之極典　乙巳錄

名世曾爲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不避有曰王薨七

日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日爲相　中宗小祥未過仁宗未發靷而　上於殯側殺三大臣之語後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芑指名世護逆修史不實鞫于殿庭名世裂衣幅書疏論自古無殺史官之時冀以寤上心陳復昌叅鞫却之不受名世遂誅朝服載車而出見者莫不隕淚市人皆哭名世妻子並爲奴東閣雜記　逐睡篇

安名世史草有曰柩前殺三大臣謂　仁宗殯前也殺者謂無罪也三大臣謂任瀣仁淑也諺傳普雨事不可傳說也　文定大怒並皆轘裂其四肢極慘梅

正卽韓智源與乙巳史官某有私嫌聞其有直筆意爲其人而洩之及其禍作名世爲首罪趙璞杖流道死孫弘績流濟州而皆非智源所欲搆者寄齋雜記智源漏洩之元衡查考史筆名世自首曰此臣所筆不必查考卽日具朝服棄市言笑自若掛一錄

名世臨刑其友安自裕飲之以酒名世曰好在仍顧謂家人曰勿教子讀書有二子皆不知一字寄齋雜記○掛一錄曰顧其子曰愼勿赴擧

李之菡與名世交厚是日握手相訣於道褁裳裹足

而遁 東閣雜記

聞昔年李元祐與具淬婚姻也有緘人頭送于元祐家題曰李芑見者驚倒失心公曰安世遇告變曳竹枝叩天門必以汝為善言曾是之告也 幽憤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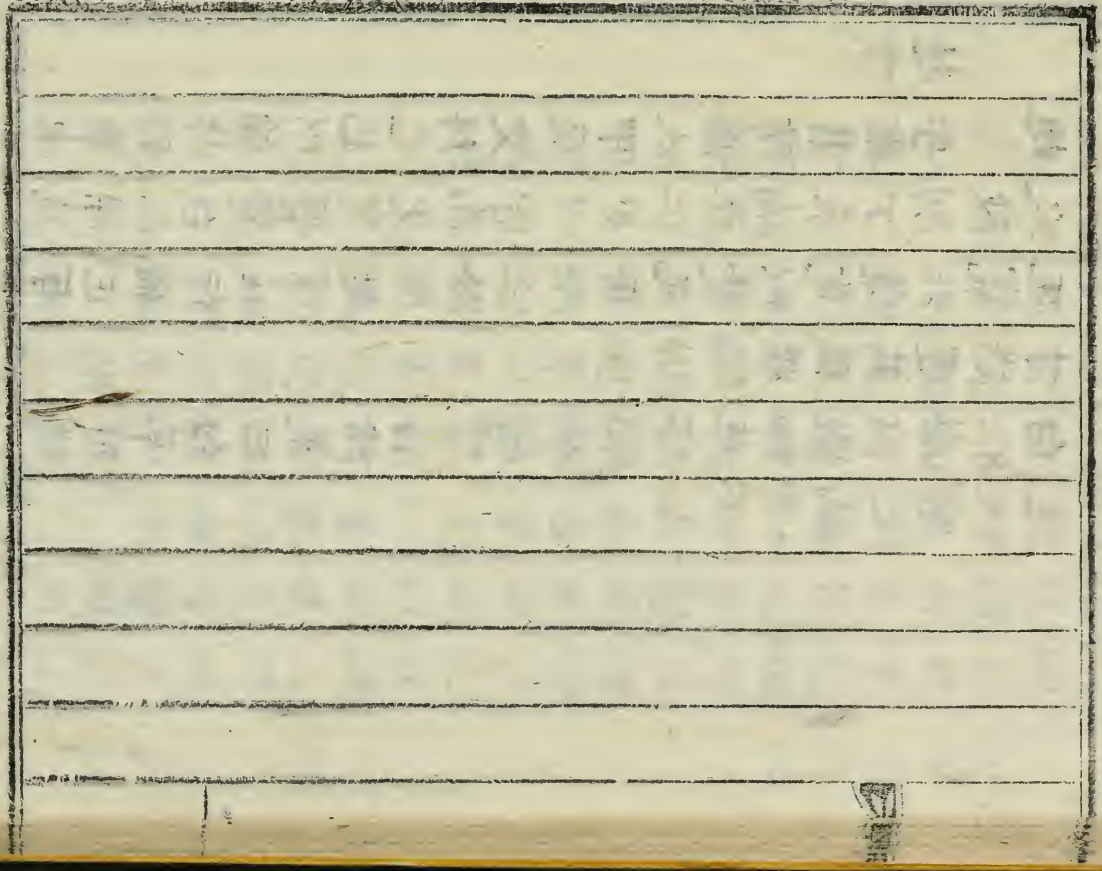
宣祖初年設修撰似是纂修廳撰 明宗行狀將以請謚於天朝也大臣請開史庫以考實籍史官不肯開上劄請勿觀史兩司亦啓請勿開乃止 國朝彙語 日月錄

正宗己未命贈職 詳見尹潔傳下

趙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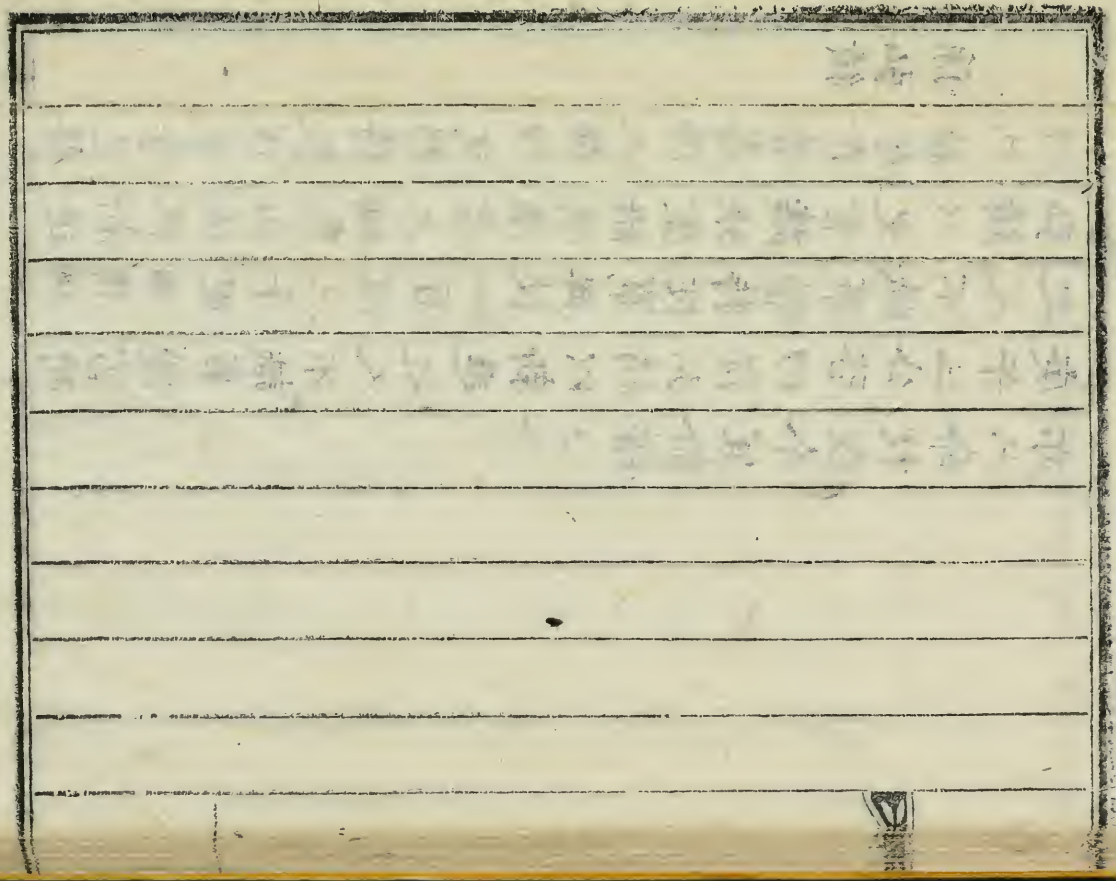
趙璞字君售漢陽人甲辰文科乙巳以翰林録勲未久被削丁未謫泰仁更以曾為史官褒贊白仁傑減死竄北道竟以憂死庚午三公啓趙璞性行端正有才識遲其職牒幽憤録

白仁傑以獻納草啓翰林趙璞書諸策曰白某有漢廷汲黯之風 滄谷集



孫弘績

孫弘績字彦善密陽人癸卯文科待教戊申李芑啓弘績以史官講張虛語議議君上極為凶悖但新進之人不識事體特從寬典杖一百流三千里幽憤録庚午三公啓曰孫弘績以新進之人不識事體當時亦只命杖配今宜給牒上全



尹潔

尹潔字長源號醉夫南原人　明宗三十八年登第賜暇湖堂官至修撰乙巳（當作戊申）冤死（名臣錄）文定欲以翌月葬　仁廟臣下莫敢言丁熿以兵曹正郎抗疏曰今　攢宮未乾無故渴葬云云不報尹潔繼其疏曰　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丁熿墓碣）尹潔能詩性高潔不混俗流　明宗嘗賜陳復昌藍段帖裏且　御書四大字賜之復昌以御書作屏遂開大宴一時名流皆會潔方直玉堂復昌以其腹心替直而邀之潔至連倒三四觥陽醉不省即嘔吐衿

復昌之賜衣而出復昌拂拭之曰孰謂長源無量今見則是五杯量耳意深啣之人或謂潔公宜往謝曰奸人之酒不可留於腹中賜衣不合於其身故吐之吾何謝復昌聞而切齒休窩雜記

乙巳歷內翰直書安名世之死曰殺刑丈夫安名世又於宴會中謂清川尉韓景祐曰清名之士死亡幾盡君可啓達君之岳母以止殺也一座驚愕其尚氣敢言如此號譜

潔嘗往飲綾原尉具思顏家弟浚與友人步往山寺路經思顏之門見潔奴持馬在門知其會飲謝友而

入潔方與思顏對飲忽見浚到大喜劇飲仍畱連屢日醉中言多觸諱至曰每思安名世涕淚沾衣坐客有傳於陳復昌復昌遂見思顏曰某日尹潔兄弟來君家有何云云思顏初諱不言復昌作色曰然則君亦同謀吾當告變若將赴闕之狀思顏遂乞命盡言其狀且曰醉中之語不可取信復昌不聽却令思顏自告鞫之無實狀復昌知浚喜酒且多㥘招金吾卒素善於浚者給美酒數壺以誘曰獄體將解伯進賜行當放出且酒消杖毒勸令痛飲遂大醉乃至誣服將刑刑者索價浚戒其妻不與刑者施刑極其慘酷

聞者哀之潔付處北道僚友送之東門潔爲詩以別而又有觸諱復昌夏告還至八次而死 日月録

一云尹潔尹浚會具思顏家達夜痛飲後數日大諫陳復昌往見思顏曰某日尹某兄弟來此痛飲然乎曰然昌曰其日尹多敲觸 上語有之乎思顏曰有死無他昌怒起曰公以禁臠至親黨友諱惡當坐不告律而同死矣直馳詣闕上變曰某日修撰尹潔與其弟浚同飲具思顏家言於思顏曰吾友安名世孝友出性且臨事直書死於非罪吾嘗思之未嘗不流涕也浚亦曰尹元衡媚事女主至殺其兄元老他又

何說乎臣今日始聞其語敢來啓人有在座聞之者請並拿問即日三省設鞫潔適出湖堂與僚友說韻連失其字所作亦與前詩不同飲數盃便大醉同僚戲之曰公今日亦酒病矣未幾金吾郎至拿去至闕下在座聞之云者亦拿至潔顧謂曰吾之生死在君口勿諱且勿誣及至廷訊對以叅聽盖復昌之鷹犬而惡潔者也復昌陰嗾推官必先訊尹浚盖浚平生喜酒性且恇㤼欲取其誣服訐也復昌又使獄卒強勸羨酒亦令執杖者猛下五六度仍附耳潛語曰修撰已承服照律杖配公何獨忍此死耶浚果誣服即

夜行刑潔連受刑二次翌日又加一次肉無完者而一招之外閉口不語但裂其衣幅而疏之特減死流穩城出獄語人曰天日孔昭吾豈死於非辜耶復昌聞之益怒請更鞫潔絶不飲食至受八次而死長貧胡撰

○長貧子即醉夫堂侄此録最信

校理尹潔與綾城尉具思顏爲莞竹交安名世之死思顏有力焉潔心寃之一日與思顏飲於蠶頭問曰名世坐何罪以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顏詰闕奏之　文定震怒命棄市潔之就囚也道遇

思顏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歟思顏鞭馬避之馬驚而墜卽死思顏之搆誣也自以謂得計而豈知其死乃先於尹也浩溪記聞○思顏贊成思孟之兄也癸未生壬戌卒年四十是歲年二十六馬驚墜死之說失實甚矣蓋尹潔之死國乘在己酉私譜在戊申云

潔之就囚也適會書堂諸人泛舟東湖神色恬怳飲數盃如不堪耐衆皆嘲之曰醉夫五盃量驗矣俄而被收

潔嘗夢作詩有海日孤舟千里暮鼕聲長笛水雲秋之句未數日禍作人疑竄謫之兆死於杖下世悲之

潔所作盈一箱每出湖堂嘗隨之堂吏愛其皮箱仍
窈不出故其詩不傳於世長貧胡撰
尹醉夫潔長源以清名直道死於奸賊士林至今悲
慕有弟名混慟其非命歛跡鄉里亦以遺戒子孫醉
夫葬于金浦薪洞里今 上朝筵臣白復其墓戶云
九菴集 尹晉墓表
有一公子王室之胄也風流愛客所居園亭佳麗每
置酒會客詩人尹潔必在客席盡歡而罷一日家有
羙酒請潔終日酣暢仍與之同宿公子夢經閭閻入
山峽中路窮地僻有短墻周遭墻內方池澄碧池中

菡萏數莖朱簫華欄之間有三四美人凝粧而立見公子而邀之公子坐定美人進芳肴香酎既酣因挾美人而寢抵曉而覺則夢也遂謂潔曰去夜之夢眞仙遊也日將晚公子試往尋之由墨寺洞綠山逕而入果有華亭蓮舡紅粧三四人邀之一如夢相似終宵歌笑酒中美人盛稱公子之客尹君之爲人公子曰尹君才調寡倫實當代第一名流美人稱之不離口曰哀哉其人惜哉其才咄咄不已公子覺而歸至其家聞潔已被繫矣及潔死於殿庭公子思美人言大異之欲再尋美人而問之至則無蓮亭只有空山

石逕風草蕭森而已於于野談

正宗己未命故大憲具壽聃故翰林安名世故修撰尹潔並贈職紀事尹公贈副提學士林又請贈謚

公八歲讀漢書蕭望之就獄事忽拍案大呼傍人怪問之乃愕然長嘆曰吾恨無一尺劒以斬千載恭顯之頭讀書至人臣死節處每掩卷長嘆若已有之輒勉其仲季曰人於死生惟義而已及公之被禍也與其弟同死一門氣節蓋其素畜矣遺事

尹浚

尹浚字深源南原人潔之弟以謂安名世寃死且言尹元老罪死尹春年阿附元衡作自中之禍論以憂亂是非動搖韋情被刑後伸寃 幽憤錄

浚之載車而出也其妻哭于路仵作數人索價浚顧謂妻曰雖給之得不死乎仵作怒殺之極其悕妻脫衣與之然後乃斬之 長貧胡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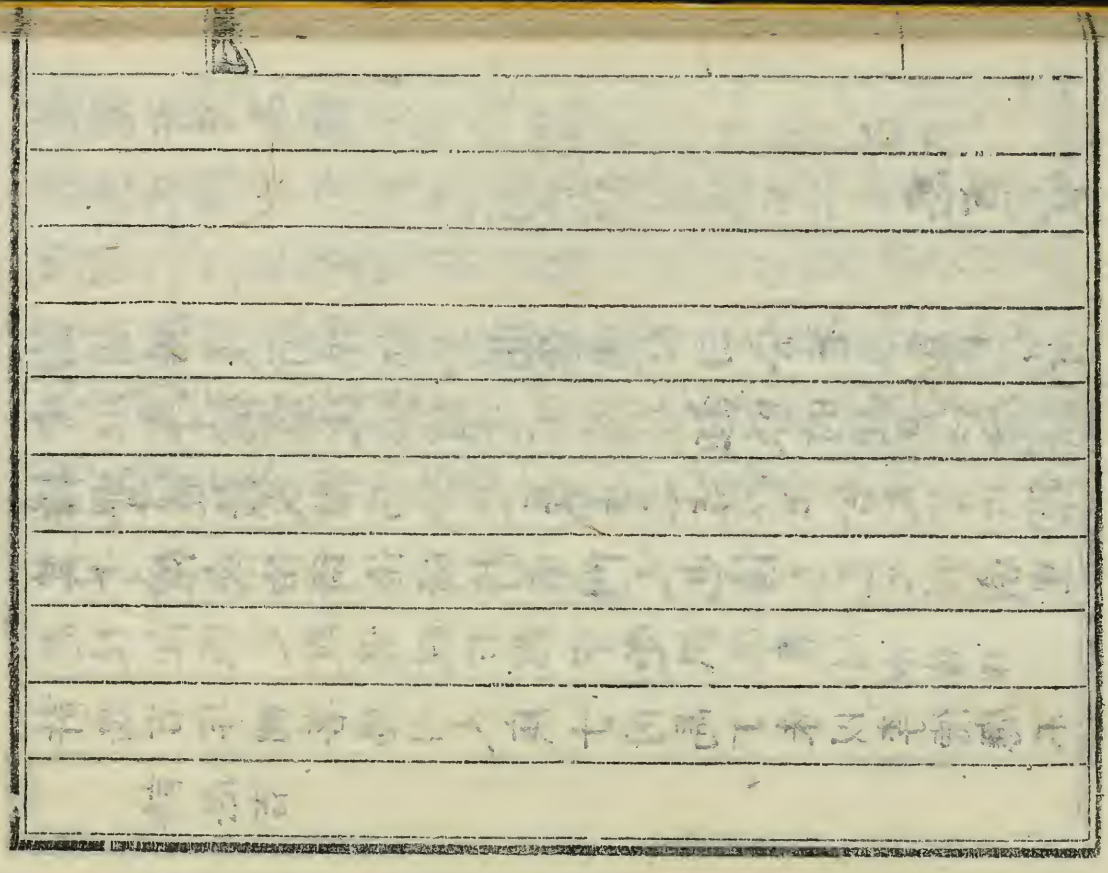
深源長於詩嘗作天柱峯玩月詩末句云壺傾月落下山來風雨人閒閉萬户又作冥鴻詩末句云何不買酒歸江東一時傳道 長貧胡撰

丙寅秋先君守憂金陵于時韓同知述沈參議友勝韓善山懷尹上舍祐韓歙谷濩以能書來嘗夜坐語戊申獄事說尹長源深源事甚詳深源乃長源弟諱浚之字也其墳在窓外不遠麓是夜月色甚明木葉盡脫孤墳獨在衰草間先君拭淚指之曰彼是深源叔之宅也俄有彈舌聲出於其墳一座聞之竦然上同

許忠吉

許忠吉字國善陽川人庚子司馬丁未以李德應不忍杖誣服之說倡說於館中受訊流義州幽憤錄

其考禮叅伯琦伯琦靜庵門人也值乙巳之禍戚里搆釁飛語成獄而公之長子忠吉以上舍大言於館中以李德應伏招謂之不忍杖誣服時相尹仁鏡請鞫問酷被桁楊鄭順朋路遇公曰公若往見尹閣可以原公之子矣尹閣即指元衡也公奮然曰寧死豈忍屈此膝求哀於元衡哉聞者莫不吐舌忠吉竟竄絕塞七年而還 山木軒集許叅判伯琦謚狀



金禧年

金禧年字慶老清風人甲午司馬丁未槿諫啓以金禧年在乙巳閒喜造異語以亂儒生乃復倡言曰今之士禍有同戊午甲子之禍鼓動邪說以惑人聽請拿鞫初正字林復造飛語以囑大司諫尹仁恕啓之既而知其誣請停刑自 上特命流于定平 幽憤錄

公中司馬不第以薦補官乙巳為奸凶搆陷杖流後蒙赦官至正言至八十而終嵩訊鞫時受刑甚酷脚骨碎出公以為遺體不可棄故常入囊俾持云 南冥集師友錄

金禧年為尹仁恕所論而仁恕即林復妻黨又與同閈禧年遂意復毀已於是往来士類聞言語深害之有若尹潔實為林復所陷者又說安璐撰乙巳録之時為禧年立傳而眩亂實跡云

燃藜述　林氏家乘

安順瑞

安順瑞一作舜瑞一作瑞順茂長人乙卯東閣雜記作丙辰因求言與羅州人鄭倫徒步詣闕上疏極言時弊其末論柳灌等三人宄奴　母后臨朝執狐疑之心彼五六大臣舞出讒賊之謀欺罔天聽驟得美官人皆切齒至於宋猜壽林亨秀等皆無罪見殺籍沒家產天若有知殃慶以其類至近來災變由此請行大赦云云拿鞫毁庭元衡溪嫉之論以庇護逆黨俱受極刑籍其家

寫疏人珍原進士金應貞窩朔州燃藜述

宣廟初取其疏以入　傳曰近日搢紳公論觀於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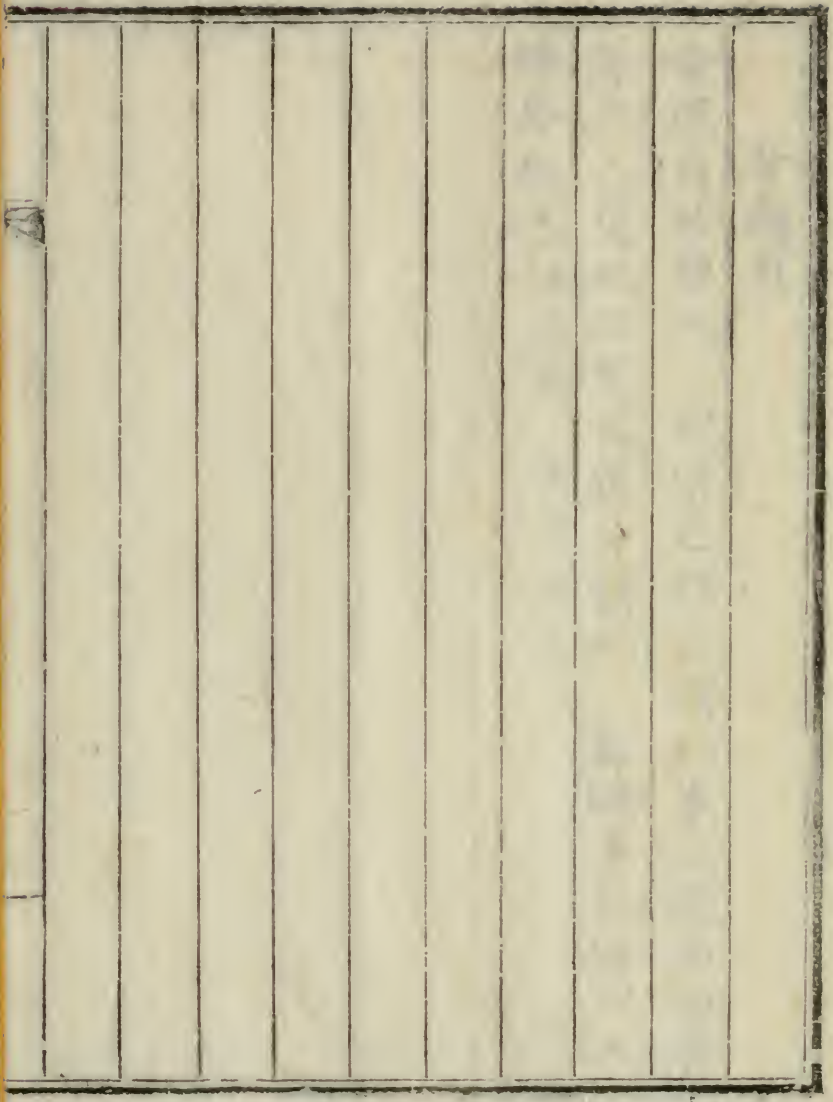
瑞順上疏則論乙巳謀反不實之事濫誤之言宋𤦲
壽林亨秀無辜被罪尹元衡之事得聞而論也果然
先王幼冲之時公論鬱抑畏於元衡輩無啓達之故
不知公論而治罪也若以近年自悟之事言之可悔
之事也瑞順及倫籍沒遲給金應貞放送事議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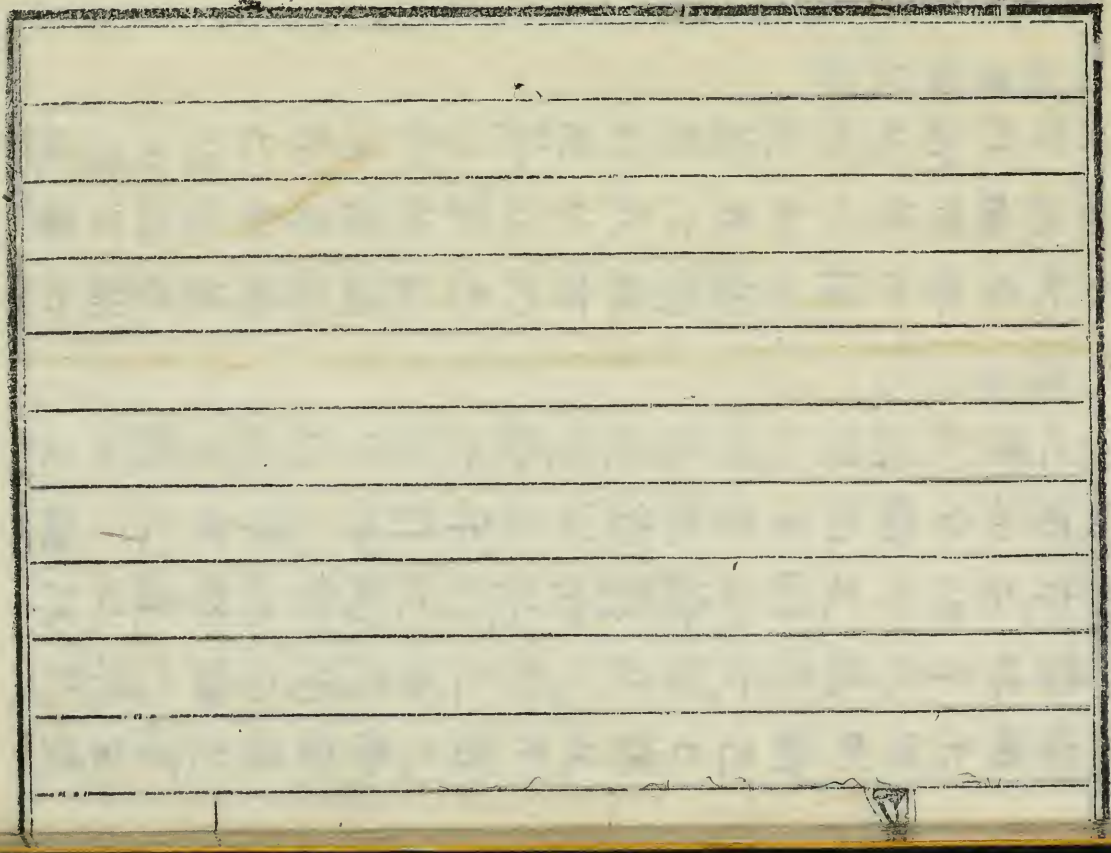
眉巖日記

大臣啓曰權奸當國雖有所懼畏懾其威莫敢開口
而瑞順等心知其必欲抗疏敢論其忠憤激烈可貫
日月新政所先莫急於此答曰依議為之

東閣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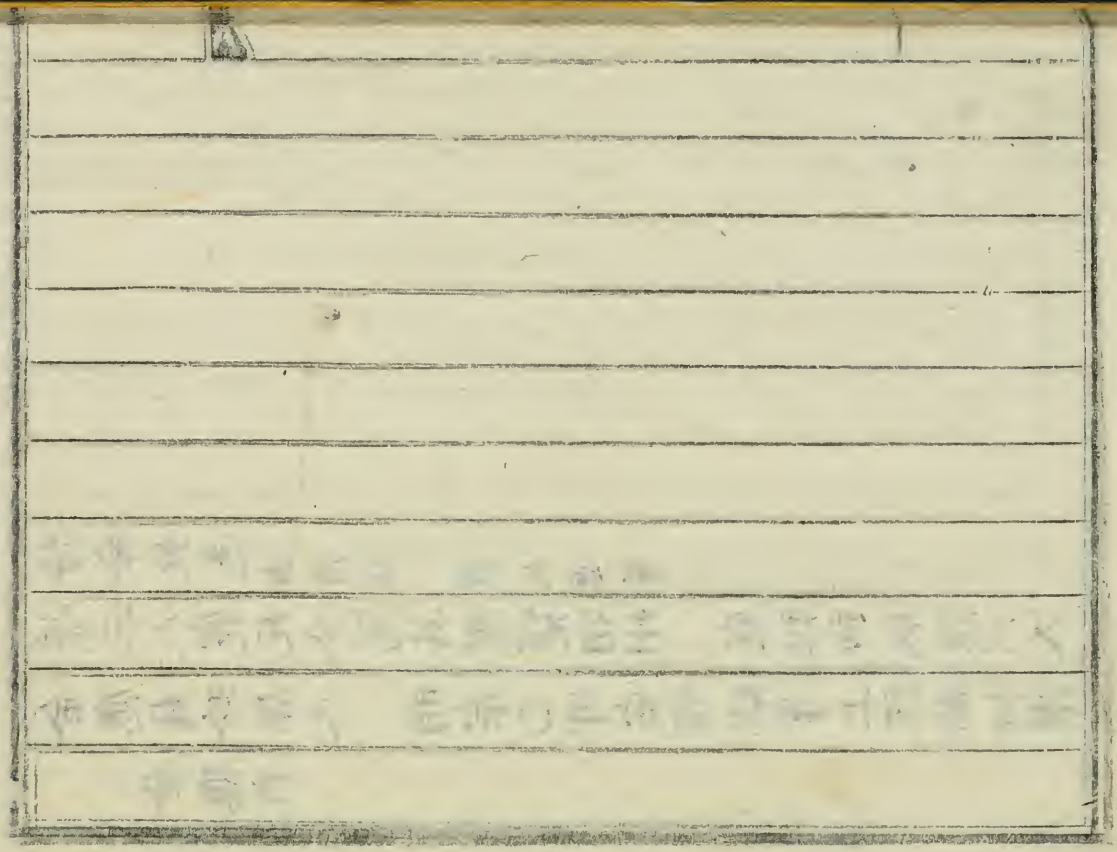
幽憤錄合錄





金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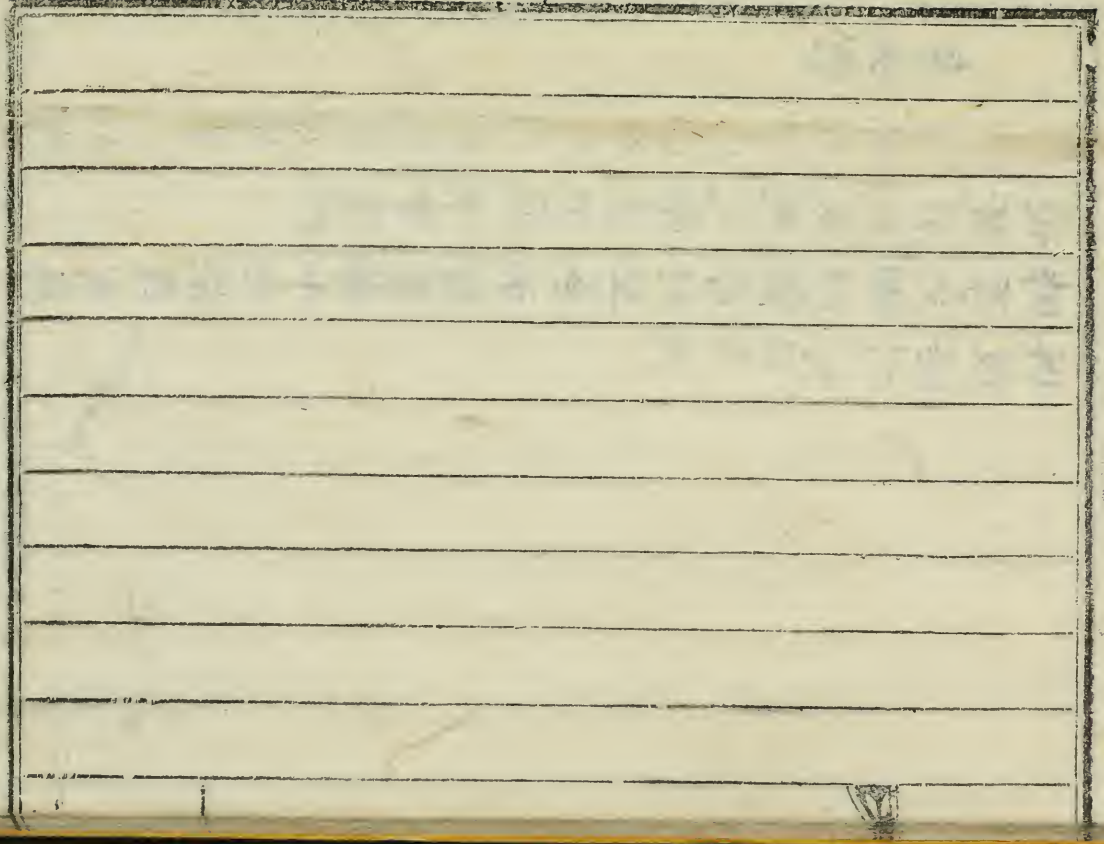
金應貞珍原人　明宗乙卯安順瑞等上疏論柳灌等三人宼死公寫其疏竄朔州　宣祖初取疏以入特命放送　幽憤錄　典故要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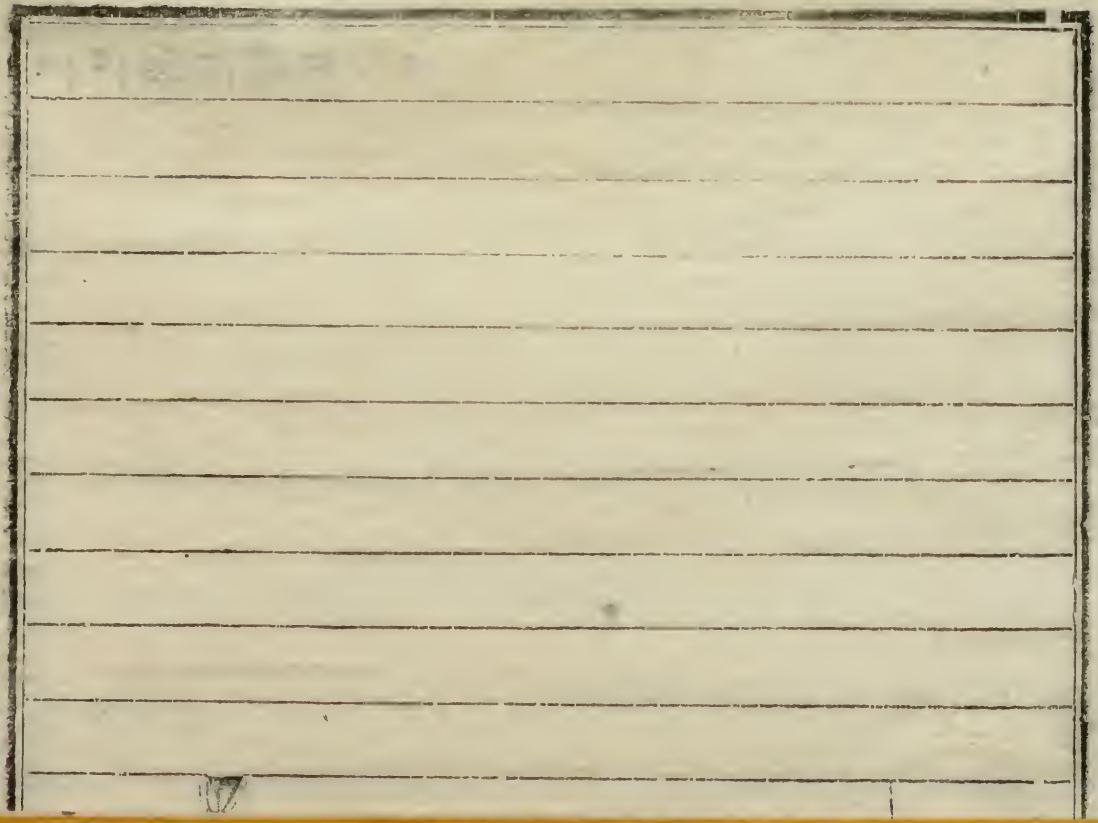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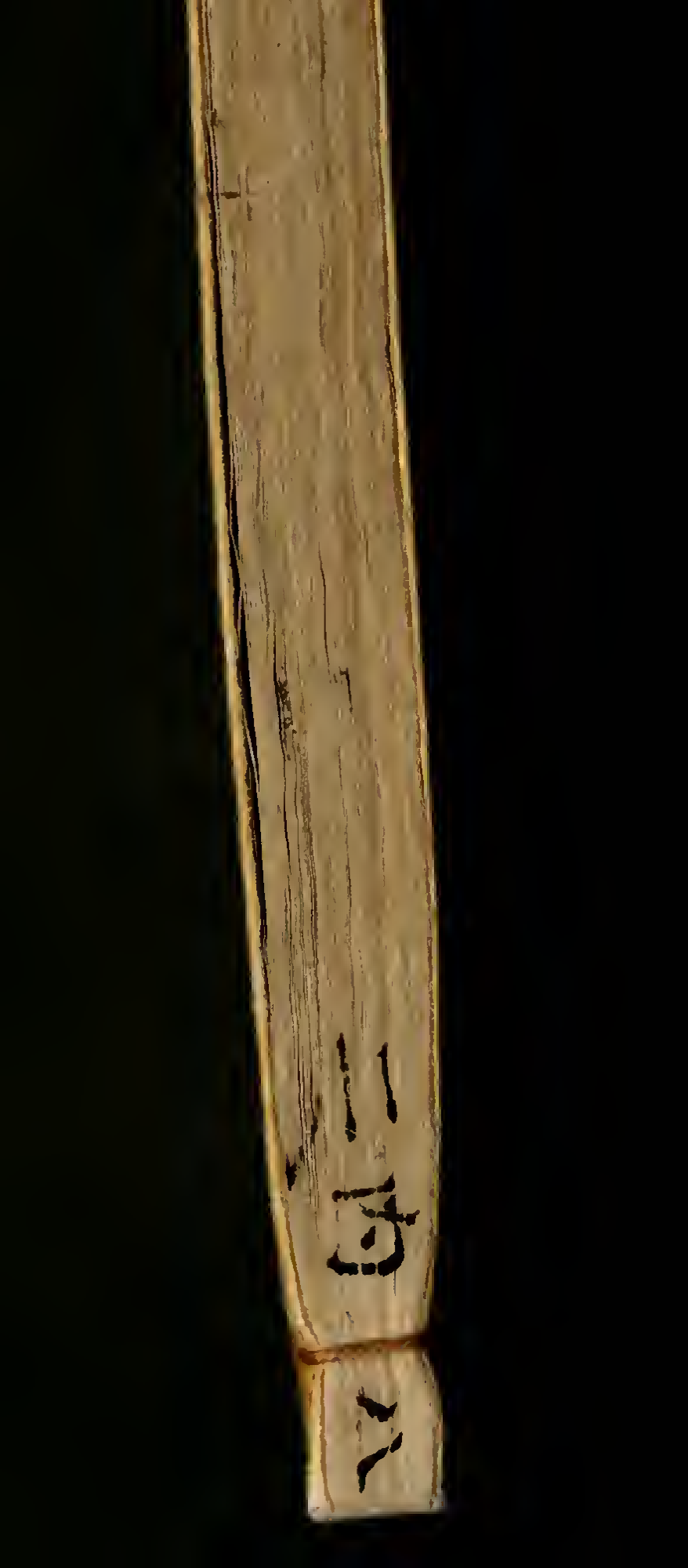


李承豪

李承豪字俊卿定山人仁宗寵宦承傳色　仁廟喪發引前杖殺之籍沒丁卯伸雪還給

時李文瑚内需司別坐金承寶李壽千並掖庭別監俱被酷刑死　酷究録





乙巳消長録卷之七